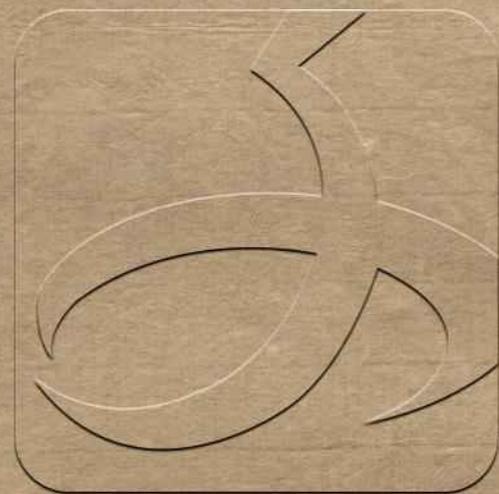


雜記類二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



若頽領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

東嚮立蘇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為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

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

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

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

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

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

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清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

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二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闡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鈔鉤潭記

鈔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鈔鉤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鈔鉤潭西二十五步

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一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禮鎬鄴杜

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遇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

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

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
蔕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
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
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
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
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
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鱖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

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
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
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茅順甫
云清冽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
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
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
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庄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

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澗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

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

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

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

流潯水瀨下

李穆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

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

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

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

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

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

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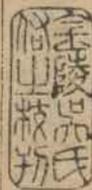
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糧多楛多篔簹之

竹多橐吾

多橐吾穆堂改多莪荷伯父薑場先生云爾雅莪葵類東注欽東也邢疏本草欽葵一名橐吾

其鳥多姊歸石魚之山全

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
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
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
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
辨疑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
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稌陰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
糝也見周官內外饗職度
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
焉東流入於潯水



雜記類三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
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
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
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
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伯父嘉瑞先生云

簡以刺連州為州人所訟流死驩州即子厚亦云領五石病瘡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譽其姻連不得謂為信辭矣 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糒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蓬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

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九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

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

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
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
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
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
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
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
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
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
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承柳以後
所爲也

蘇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倣國語而蹊徑不化辭頗
蹇蹇若饗軍堂江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尙不及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
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葦騰波之魚韜
涵太虛澹灑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寬以肆其
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
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
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
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

起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旣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之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寔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回於湫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

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褻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碁

房生直溫與子二弟遊皆好學子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

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

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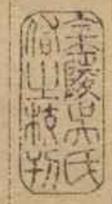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淮於河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

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
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樓
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
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劔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
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潮舟敗戊子
至杭州乙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
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
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
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

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
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
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已亥直渡擔石湖
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
至虔州已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
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山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
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滇
陽峽已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
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

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
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
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
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
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
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
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

蓋焉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

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

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

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

章之東西序羣玉藥珠殿之北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

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

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

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

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

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

通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濡涵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沖淡精神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

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以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

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

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筐罇爵簋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

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蘇按宋仁廟賜梅摯寺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左傳以者定爾功爲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

以爲杭人之榮然

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

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

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薑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於行布誦之鏘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廢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爲誰一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字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蘇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壘者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

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遊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蘇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於圓邱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尙稱景祐五年爾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

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聞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

編氓尙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本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之也哉

蓋塢先生云劉

金吳時爲懷滁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卽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

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襄
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
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
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
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
之圃芙蕖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楹水光日景動搖而
下上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
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

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
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
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
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
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
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
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
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施君爲施昌言許君
爲許元馬君爲馬適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

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援上下幽隱窮絕人所

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

泉發自李侯始也

茅順甫云風韻翕然蓋塢先生云曹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爲郡守不疑未詳何人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

鄧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導勗之子勗勗向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言李遺水及作記事簡中數稱其字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

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時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夫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瘁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子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

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
益修先人之所爲子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
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
者抱昔之抱者拮草之苗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
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
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
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
甃之溜石物其泐乎隨卽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
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
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
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
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
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
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剽刃
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
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

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疑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早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透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

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闕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雜記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

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

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

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

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淳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

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合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

西其地僻絕當慶厯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蓀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湏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魏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指皆精甚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

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

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本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

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子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

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陽亂次以濟是也
其後曰夸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夸水注之是也又
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夸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陽百里立竭壅是水爲渠以灌陽
陽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陽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
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陽曰故
城陽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陽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
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
所取令孫承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
故竭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

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
以爲宜也蓋鄆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
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
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
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未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
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
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王莽時而
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
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

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
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
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
後言渠塌者蠹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
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
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
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
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
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
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

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
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
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
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
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
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
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
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揉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儼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

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億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早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

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災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封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

蓋藏棄委於榛藂芴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饌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曖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

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
螣之災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
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
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
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
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
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

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人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
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
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
宜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
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
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
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
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
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蠲興
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

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若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

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驅馳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論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文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

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
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
爲乃休于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
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
卑巷窮廬穴衣藜飯芑苒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
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
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
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
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
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
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
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
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
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

其號一也子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一女乃居媯汭則耕
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
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寔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
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樂上
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之灣又西北滙于栢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
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
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未嘗有棄
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
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
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
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
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
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
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
年二月己丑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

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榷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

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厯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

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

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
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
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
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
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
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
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
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
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
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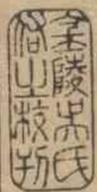
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
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
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
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
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
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
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
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唄湖爲田顛
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
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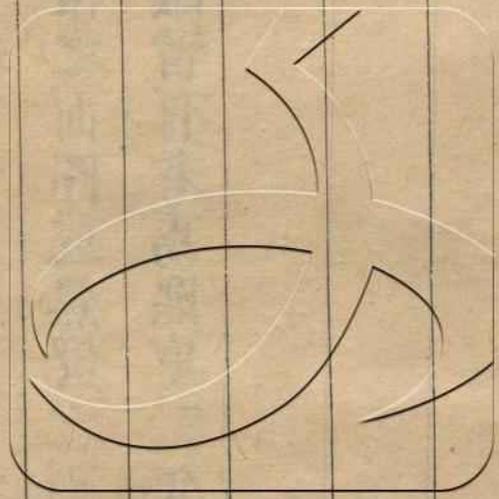
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
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
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
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
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
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
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
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
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
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

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厯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
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
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
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
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
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
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
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
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
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

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
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窩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
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
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
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
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
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
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
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
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

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
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
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
河渠司至於參覆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
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雜記類六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子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一大吏孰

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

疑推

曰張公方平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若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

之民而以礎谷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

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昨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手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詳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闔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芘芘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

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官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

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被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

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

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禹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

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
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
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
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勅厭凡八百里
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
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
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
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
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
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大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
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
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
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
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
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

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

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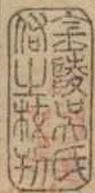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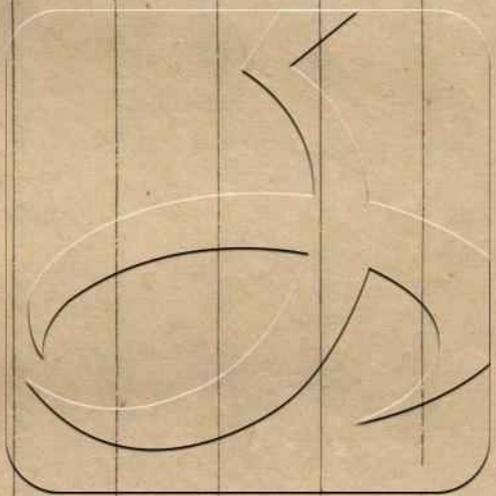
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
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
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
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
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
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
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
有樂於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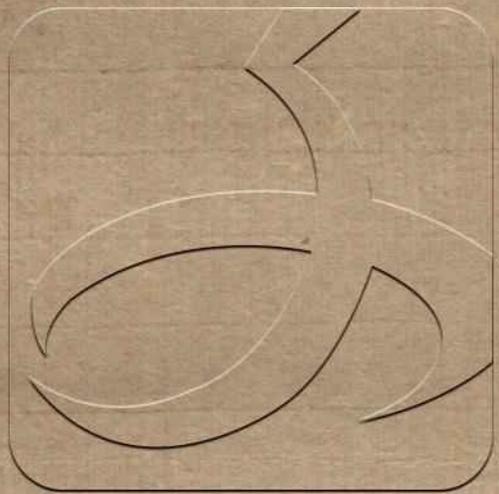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
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漭水患尤甚旣至敝不可處乃
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
其欹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其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
於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
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旣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
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尙可自養而不害於學
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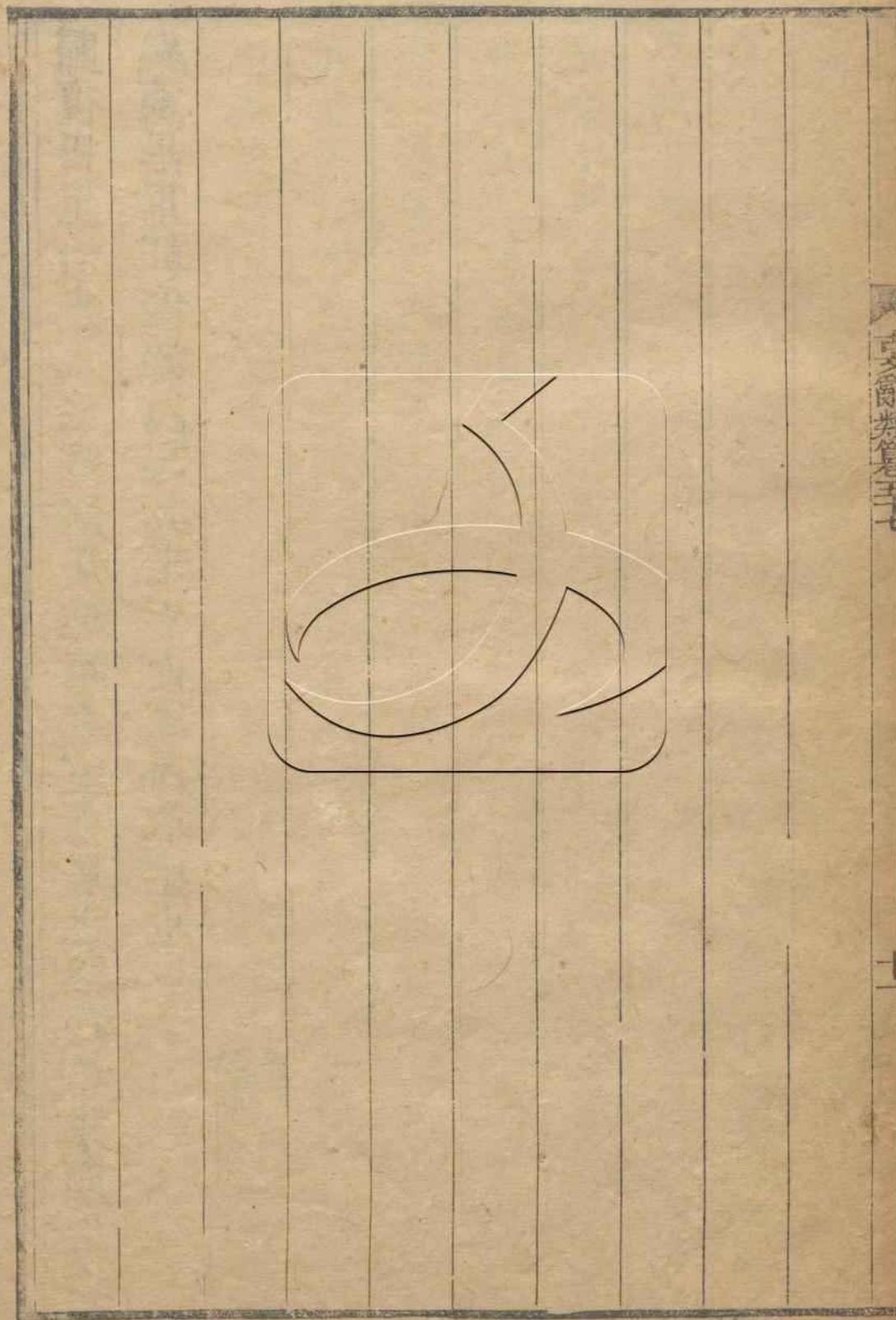
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冒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人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

歸復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70014730



夏商辨卷三十七

十一

